



世說新語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宋

劉義慶

撰

巧藝第二十一

巧藝第二十一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

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積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旣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

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一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碁諸
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
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
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
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
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瘦道季

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
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
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
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
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
為手談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
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
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
雲之蔽日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
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未

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
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弭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
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
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相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
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
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
伏之袁復何所疑二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
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
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荆州為之語曰
須得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
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

尹謂劉尹謂劉尹謂劉尹謂劉尹謂劉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
其兒語之曰百入高會臨坐未得他
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
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伏滔示回坐
示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

示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示便開帳
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示回坐
傾眈移晨達莫羊去卜語曰我以第
一理期卿卿莫負我會調坐未訖外
奉元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
年皆相此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
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

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
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
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
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
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
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

不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
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
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
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
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
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
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

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公榮與太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
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
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
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
籍乃求為步兵校尉為人太醉中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

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
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
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
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
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如籍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三斗然

後臨訣直書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瘵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
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
鼻幃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去夏問裴小吏主人哭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

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
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
嶠曰卿何以坐視元稹敗而不救和
曰元稹如此夏門粒糶自欲壞非一
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葦澤善歌嘯聞者

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
半廼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
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
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
無可復用相報出酒與人爲飲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
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
曰禮豈爲我輩設也日共爲酒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
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
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如
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三斗然

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
廢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
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
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
鼻幃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
俗聊復爾耳

去夏問裴子東主人哭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

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
哭弔嘑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
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
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
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
中仲容之哭與吾前所聞者異其非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
不復用常格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

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止
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
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
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
作賓主了無異色雖自出之累德而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

姑當遠移初二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
仲容借客驢箸重服自追之累騎而
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
任愷旣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
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
曰元哀如此夏門菑擢自欲壞非一
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
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
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
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
之於是齋戒酒請道真道真曰去去
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

店便獨酣暘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暘人爲之
歌曰出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
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
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
也其語謂之好和藪之直直食酒盡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

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
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椀酒此句與前句重疊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椀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
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
先入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

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
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
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
許家家追問迺知和友主東院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
玉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
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
塘去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

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或公余曰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
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
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
米不了麴蘖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
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

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
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
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
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
經此數四
温公喜慢語市令禮法自居至庾公
許大相剖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

太真終日無鄙言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
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
之三日僕射

衛君長爲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
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
往温許亦爾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

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
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
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而渚
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
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
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
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
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

廝下不願名器少若執鞭恒患不得
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
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
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
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
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
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
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
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
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

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
未脫衰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
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
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
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
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
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

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
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
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射處賞
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
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主人配

卿出與玄至曰向亦大夫昔負玄而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
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羊小籠
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
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
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旣知張
銜命問謝安主文度並佳不張甚欲
話言劉子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

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
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
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
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
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爲寄非創
王子猷請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甃
甃云何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
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

趨郗無忤色

陳史部之論陳史部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
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
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

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

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

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

曉得食便退子無忤容爲人有記功
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
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
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
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
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
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
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

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
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
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
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
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日人食
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
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標荆襄山公
相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

之日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
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
下陳屍袁道上行殯然亦不食
羅友作荊州從事栢宣武爲王車騎
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
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
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

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子無慚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
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佳便令種竹
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乘興而往興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
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

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卽便夜
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
盡而返何必見戴王徽之嘗謂友人直詣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齊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
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
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

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
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卽便
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
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晉書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
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
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
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中掩

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
歎曰靈寶故自達武吉令靈寶來就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
王大曰阮籍甯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
復相親魏志林宗於三國表異對士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
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魏志林宗於三國表異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
輿終當為情死魏志林宗於三國表異對士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
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
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

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
公榮遂不得一栝而言語談戲三人
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
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
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
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
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

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
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
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
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
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陸士衡初入洛谷張公所宜請劉道

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直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

自若傍若無人田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也思相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相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日相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

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温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
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相舍入內奕
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温往主許避之
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
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嘗著白綸巾

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
言君疾癡君疾信自癡藍田曰非無
此論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叅軍桓問曰
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
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
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
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
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
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
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
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
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
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
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

螭不作爾出云亦不作別坐胡床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
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
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
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
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
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

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棄而得免○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旣去郗

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
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
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
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
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
足齒人儻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
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
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謹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
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
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
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
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
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
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共坐大笑

卷之七
三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
載卽駛車委去比出已遠旣至因嘲
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遙
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
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
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不與
鍾毓爲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
飲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

坐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
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
而不比羣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徒步
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
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
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

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止汝
一栝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爾或謂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
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玉目流可枕
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予曾不如太原溫顯
穎川荀寯范陽張華士卿劉詵義陽

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謦喫無
宮商或疋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
或謹譁少智諤或口如含膠飴或頭
如巾壘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
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
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
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

可不啻如此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
茂先坐張令其語以其竝有大才可
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
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旣開青雲觀
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
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
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
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
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
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
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

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

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

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曰不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

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
是千斤糖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
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王丞相枕周伯仁郝指其腹曰卿此
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
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敘其摻神記劉曰卿

可謂鬼之董狐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
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
行顧乃命左右取杭上新衣易已體
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
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
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
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
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
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
乎謝靈運詩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
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

而用之謝靈運詩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
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
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謝靈運詩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
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
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謝靈運詩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
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
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
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
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
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
何謝笑而不答

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
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
挺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
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請蔡語良
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
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

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
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
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
故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
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

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
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
卽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
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
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
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
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

卽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
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
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
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
助谷南沛全武坐聽答曰此甚易
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
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

受罰旣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
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
爲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
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
作蠻語也

袁羊嘗請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
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
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

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歌曲
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邪放
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
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
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
年

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
可畏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
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
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
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
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

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與公未詳病風或公坐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
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
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曰或本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
高王曰若林公鬚髮竝全神情當復
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

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詠之不巳郗
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
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
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

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泚
泚若水中之鳧容出左文蔚何泚言
王文度范滂期俱爲簡文所愛范年
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
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
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
之沙礫在後交音之賀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

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
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
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
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
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
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
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

而笑無忤於色。既而如君舉腰謝然。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蘇北公於大將前更相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朝之。公甚利然，則東家也。西具於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竝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興公止於中軍，與新興公林。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

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
遊刃皆虛臨跋谷計家失類之日吏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
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
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
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
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
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
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
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
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
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
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

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
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
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
數千耳而思歸者亦不復問者止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
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
復西戎其屋出屋於方屋間宿公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

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
砢之流旣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
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
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
婚王曰卿莫近禁衛許文顯曰共上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
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

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
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浙米劍頭
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
輓轡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
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
人仲堪眇目故也

桓玄出射有一劉叅軍與周叅軍朋
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

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
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周
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叅軍宜
停讀書周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
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
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
兒笑

祖廣行恒縮頭請栢南郡始下車栢
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栢素輕栢崖崖在京下有好桃
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
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
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
得也

世說新語卷之七終

世說新語卷之八

宋信劉義慶撰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曰汝叔名士何以不相
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
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
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

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
與斗許語得自耳語人者以春衣樂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
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
規塵汙人衣亦不可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秦將軍許王
廩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

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

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真長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

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

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

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

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

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
令云虎狔虎犢還其所如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
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
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太怒曰真長平
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
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減笑

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
殷答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
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
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
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

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
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
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
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
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
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

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此肩亦何
辱如之國士與伏滔此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爲謝仁祖所重既出不
爲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
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
偏地居輕在角觴中爲人作議論高
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向真
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

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
安固者高柔也對無池水人奔阿真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
有相輕色彪以手歛叔虎云酷吏詞
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
醜言聲拙視瞻梅子出重頭出不
孫綽作列傳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
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時入

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
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唐書文苑
栢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
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栢見表心服而
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
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舉吾時以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
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

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明未
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至是鑿鑿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
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
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時良表以照而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
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頭

擺折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
虺瓦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
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臆顏恰綸布單
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
塵垢囊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
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考伯

見曰才士不遜本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
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
有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
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
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臯之相馬

略其玄黃取其雋逸謝公云都無此
真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
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
求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
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
謝語
至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
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

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
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
何至作老婢聲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對孫殷少而
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孰
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
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

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不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
自以有才多好士人坐上無折之者
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
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宏大慚而退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

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
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
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噴云君得哀
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假譎第二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
新婦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
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
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
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呼云偷兒在此
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
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

聞之曰昔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
所親小人曰汝懷必密來我側我必
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
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
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
實謀逆者挫氣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接近近便斫

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
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
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
少下不箸魏武揅之其後來必高因
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王大將軍旣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
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

巴賓馬齋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
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
憫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
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勅勞晨夕
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
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
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

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
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
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
意而反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
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
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
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

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
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
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
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
全于時稱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
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庾欲奔竄則
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

庾請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爲卿
保之庾從溫言請陶至便拜陶自起
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
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
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
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
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

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
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
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
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
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
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
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
出此女性甚正疆無有登車理恢既
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
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畱女在後
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
詈彌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
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彪乃詐厭良
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

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慙情
義遂篤曰不與言也源莫來女哭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
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
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
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入來先道

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
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
也夫會家夫會家東則計太何謂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
無人與婚孫興公有女亦僻錯又
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
便陽言此定可殊不知人所傳那得
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

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
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與公向來忽
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旣成婚女
之頑囂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
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栢大司馬在
南州故往投之栢時方欲招起屈滯
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栢

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
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栢便謝其遠
來意范雖實投栢而恐以趨時損名
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栢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

謝遏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

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
得卽燒之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
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
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
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
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

狂何所徙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
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
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
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怕書空作
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
咄怪事四字而已

栢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栢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栢公聞之欲命其八表南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將去京師百箱里不夫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栢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

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栢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况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太運去矣請避賢路栢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

徙新安流我氣壯心壯太宗文皇帝
相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
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
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
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
意立辭以奉素信恭劄太宰文千石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
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

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
當復出一孫伯符

王夫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
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土直率將
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
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
李和旣得唯笑而已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
責之並衣車外與咏公問曰何故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溫宅僮牧膏田
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
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李王夫去來之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
其核出而無餘核也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

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
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
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便驅使草木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
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
可令大郎知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
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
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於
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歛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
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
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
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

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
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
之驚怪不能已已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
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
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
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

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
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
殺伊家人何預卿事文博美入玉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
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
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箸新衣神色傲
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美實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
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
手擎飲食烝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
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
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谷
王君夫以粘糯澳釜石季倫用蠟燭
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
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
得韭萍糲又牛形狀氣力不勝
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
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
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
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
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
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
白粥

以投之韭萍糲是搗韭根雜以麥苗
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
備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
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
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
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旣恃手快

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
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床
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盞
便去昔蘇若林晚於平公洛陽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相因直內
署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
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
迺得出至若蘇若林晚於平公洛陽

石崇與王愷爭豪華竝窮綺麗以飾輿
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
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
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疾已
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
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
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

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邨下于時人多
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
竟埒時人號曰金溝部又以爲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
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
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
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

鑿鑿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
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
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
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
之於此改觀

卷之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
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
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
便殺惡性者謂文王遊妹姪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
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
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噍
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
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
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
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
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
與老兄計螭揆其手曰冷如鬼手馨
疆來捉人臂王漁貴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

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袁
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謝無爽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
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
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
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
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
併榻王徒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
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
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爲
丹陽尹大始拜荊州訖將乖之際大
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
各以裙帶繞手恭附近千人悉乎入
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

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
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
共鬪南郡鷺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
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殺之既曉
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
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
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
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
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
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
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
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

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文王太子與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
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
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
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
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
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
心以爲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
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
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
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
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
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
情好目疎讒言以息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太
后閣共圍碁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
棗齋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
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
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
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
已殺娥任城不復殺我東阿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爲徐州

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
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
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
非夫婦不爲之拜謂爲顏妾顏氏耻
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
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

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日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

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

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
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
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
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
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
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
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

洛下相遇一而頓盡值世紛紜遂至
於此因爲流涕良酒具於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
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
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
每請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
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

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
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
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歎
遂發背而卒而夫亦豈當貴乎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
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爲
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

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
釋氏宿命都除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
後宣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
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
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栢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
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汙芳後世

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舛船或遲或
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
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
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
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
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階奔
激方之入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

其夷粹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
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
末而不識其本

相車騎在上明政獵東信至傳淮上
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
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

荆

桓公初報破殷荆州曾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玄意色甚惡奉陪半少大如烟因
詠車紕漏第三十四東詩至轉乘也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
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
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盆盛澡
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

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
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
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司空泣涕曰臣
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
詔元皇愧慙三日不出命知帝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
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

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
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
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按其勝
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
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
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

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
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
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
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旣無由知
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
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旣了已

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

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
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
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
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
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
爲奴父當養汝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
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
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
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
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
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
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

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
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
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
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
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
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
旣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

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
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
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
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
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
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
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賜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
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
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
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
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
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
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
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秘之

以女妻壽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
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
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
蔡公謂之雷尚書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
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
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
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
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
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
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
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
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
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
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
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愍
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
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
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
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
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

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修載譙王子無忌
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
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
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
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
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

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
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
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不前
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
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
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
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
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

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
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
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
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
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
欲殺我邪

相玄將纂相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
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
之不忍見行此事

世說新語卷之八終

長洲章扞寫刻
書館藏

